

國父與中國傳統信仰

魏汝霖

一、引言

「清宮殘夢」在電視上開播以來，大家對於國父與李鴻章晤面的問題，曾引起觀衆熱烈討論。尚有 國父與菩薩的問題，作者認爲亦有討論的必要。因爲戲中有一幕是 國父在少年時曾將神廟中菩薩手臂打斷，說是破除迷信。竊以爲在佛教世家的 國父家庭中，成長的青少年，尤其是 國父的雙親篤信翠亨村北帝菩薩，且將 國父寄拜菩薩爲子。 國父幼年又極爲和愛孝順，似不應有此粗暴的行動。雖少數傳記，根據傳文資料，有如上記載，仍應列爲疑案。謹根據所獲珍貴資料，撰成本文，就教於讀者。更盼黨國先進，宗教學人賜予指示！

二、中國國民黨與宗教

國父對於信仰自由，極爲重視。他於一九〇四年在美國發表的「中國問題之眞解決」一文中，便提到宗教自由之事實：「自上古以迄近代，中國人民之對待鄰邦，夙稱敦睦，且從未歧視外邦商人教士。西安府之景教碑，已載明第七世紀外邦教士福音之功，漢帝則更爲佛教之先導，一時人民之歡迎新教，深具熱忱，以致日增繁盛，得與儒道兩教鼎峙中國。」（註一）

梁寒操先生有一段話，很可代表本黨對於宗教之態度。他說：「中國國民黨原是一個政治共

同主張的結合。黨所要求於黨員的，只是凡屬黨員，必須信仰三民主義的政治主張，此外談到宗教思想、哲學思想、黨員是可以自由的，黨不必加以干涉。不過，在黨內雖不能特別宣傳任何一種宗教，但是黨員對任何一種宗教，都要虛心以虔謹的態度，加以研究，不要以爲我們已是科學時代的人，對於宗教可以隨便持嗤之以鼻的態度。自然，中國國民黨的總理和總裁，都是信仰宗教的，作黨員的，不當對領袖的信仰，而有輕視，無視，和誣蔑的態度。但最重要的還是宗教問題，乃涉及人生的眞理，凡認爲宗教不值一談的，實都不是眞正明白眞理之士。」（註二）

三、國父與中國傳統信仰的關係

國父於民國元年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後，答覆佛教會，論信仰自由書中說：「近世各國，政教之風甚嚴，在教徒苦心修持，絕不干預政治；而在國家，盡力保護，不稍吝惜。此種美風，最可效法。」（註三）又說：「但宗教與政治有連帶之關係。國家政治之進行，全賴宗教以補助其所不及。蓋宗教富於道德故也。兄弟希望大家以宗教上之道德，補政治上所不及。」（註四）

黃季陸先生曾說過 國父一個故事，談及國父個人及家世與我國傳統信仰至詳。茲摘錄如下：「據我所知，當 國父在世時，他的誕生日

期，很少有人知道。此中原因，是不是由於革命時期，居處無定、在流亡顛沛情形之下，無由顧及此類細事所致？抑是由於 國父平時不以其生日告人，致人也不加以注意？無論是否屬於上述兩種原因的那一種，有一事實足以值得我們研究的，則是 國父在世時，同志中知道他生期的人，的確是少之又少。在民國十四年 國父逝世以後，我曾以此問題備詢追隨 國父較久的同志，大家事後追憶起來，都覺得是一件奇怪的事，惟獨戴季陶先生提出了一次關於國父壽辰的經驗，使大家對於此一問題的探討，發生了很濃的興趣。戴先生說：大約在民國五、六年之交， 國父寓居上海，在某一個晚上， 國父寓所備有酒菜兩席，約有少數同志參加。到了入席之後，孫夫人乃順便向同志提及，此日乃爲 國父的壽辰。於是大家才起立舉杯爲國父祝壽。戴先生說，這是在他 國父在世時，參加過的唯一壽辰。……」（註五）

「國父在世的壽辰，至今想起來，的確是不易爲人所了解的一個謎。我們要知道此中原因何在？我想廖仲愷先生當 國父逝世之後，在廣州幾次關於 國父生前逸事之報告，是值得參考的。回憶廖先生所述， 國父誕辰很少爲人知道的原因，是由於國父不以其生年月日，輕易告人的緣故。 國父不以其生年月日告人的原因，則是

由於國父信守兒時對於他的父親達成公的一種諾言，亦即是表現國父一生重信誓，重然諾那種偉大的精神所自來。以下便是仲愷先生報告

國父生平逸事的大意：國父兒時的小名為『帝象』，帝象者，帝王之象也。在專制時代，這樣的名字，是不便取的，取了被人發現，便會發生災難。我們回想起百年前國父誕生的時代，竟然用了這樣遭忌的名字，真是大膽之極。在現在的人，對此一名字，如果對當時的社會情形，不加以了解，一定忽視這一名字在當時取用的危險程度，而認為是思想陳舊，不脫封建意識了。帝象這一小名，是國父誕生後，國父的父親為他取的。他的父親為甚麼要為他取這樣一個當時犯忌的名字，也自有其道理。照中國社會一般習慣，家庭裡面兒女誕生之後，便必須請教算命先生，為此一新生嬰兒算八字，以預知他未來的吉凶禍福，國父生在那一時代社會裡，他的家人，自然也不能免俗，尤其是國父的父親，對於堪輿算命，據說是十分相信，而且具有獨特的知識。他為國父算命的推論是『此子性命不凡，大富大貴，將有九五之尊。』於是便為國父取了帝象這一小名。在科學時代，對於堪輿、算命和看相等習俗，我們實在找不出他有什麼道理，可以使我們相信。我在此之所以要提出這一段關於國父兒時故事，不是藉此提倡迷信、違反科學，而是要藉此一故事，以說明國父誕生時的中國社會情形和國父所誕生的家庭……」（註五）

「據仲愷先生說：國父的父親，對於帝象

這一名字，後來心理上起了一個極大的矛盾和恐怖，那就是說，既然家庭裡誕生了這樣『大富大貴』的孩子，如果是祖宗積德不厚，此一麟兒，不能長成，便遭夭折，如何辦呢？再則，家庭有這樣具有帝王之象的人誕生了，在當時專制的社會，如果被官府知道了，不僅要殺害帝象，而且將連累家庭，同受禍災，又如何辦呢？國父的父親，在這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的，不安心情之下，終於國父六、七歲時，想出一個不脫舊社會俗套的辦法，以作補救。為了補救恐怕祖先福澤不厚，不能保佑國父成長起來，於是他便把國父帶到翠亨村的一座廟宇，把國父寄拜給廟

內所供奉的北帝菩薩為子，靠菩薩的保佑，使國父長成。為了恐怕官府知道國父的八字，貴不可言，他命國父於拜神為子後，會很嚴肅的對國父說，『我要你在神的面前發誓，自此以後，不得把你的生年月日，告訴外人。你能作得到，便答應我如此作。作不到也要對我明說。』『我一定作得到。』國父拍着胸膛，毫不猶豫的答覆了他的父親。假定我們以廖仲愷先生這一段關於國父誕生的故事為參考，我們便可知國父為什麼一生不會公開舉行過祝壽的道理。世人之所以很少知道他的壽辰的日期，便是由於他為了實踐他兒時對父親所作的諾言，不以生年月日隨便告人的緣故。』（註五）

四、結語

宗教與迷信、是不可分的。亦可說，任何宗教、都有幾分迷信。佛、道、耶、回，為世界上

四大宗教、都有高深的教義。隨意批評這四種偉大的宗教、是不公平的，亦違反宗教信仰自由精神。

我們聽了黃季陸先生轉述廖仲愷先生所敘國父幼年曾拜北帝菩薩為子的這段故事，當然是千真萬確的。國父遵守在神廟宣誓諾言，不肯違背父命，終身不渝。怎能會在少年時期去到神廟內，打斷菩薩手臂？作反對父母信仰的粗暴行動呢？豈非對國父的大不敬！

作者為孔孟信徒、是一個中國傳統思想禮俗的擁護維持者，對任何偉大宗教，都非常敬仰。佛教流行我國，已兩千年，列祖列宗，家家供奉，國家民族個人、能有今日，如相信神明有靈，菩薩豈無護佑之功。編劇者似不宜借國父之名，作違反宗教信仰自由之宣傳。作者非皈依佛門弟子，當非為菩薩作辯護人耳。

註釋

- 一、見「國父全書」三六九頁 國防研究院印
- 二、見梁著「國父思想與基督教義」 中央日報編印國父百年誕辰紀念專刊
- 三、見「國父全書」四四七頁
- 四、見「國父全書」五三五頁
- 五、見黃著「學於家人的聖人」 中央日報編印國父百年誕辰紀念專刊

六、北帝菩薩一詞，經請教中國文化學院佛教研究所張曼濤先生稱：菩薩一詞，雖為佛教名稱，但北帝菩薩神，係指中國五嶽之一的北嶽大帝，屬於我國傳統信仰之神明。